

往事如酒

曾晓彪

上一期“交流”里，隋海心师弟借廖小舟师弟之口，点我名字叫起阵来。虽然我同他好像未曾谋面，但其勇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：)

在郭先生的弟子当中，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弱势能的“游离态粒子”吧。

其实这并非偶然，我同过去所有其他导师和同学之间的任何联系，也最多只是靠私人（而非学术）关系来维系的。这大概同我“敬业肖何、废业肖何”的放任自流习性有关。当年读书的康乃尔大学材料系系刊“通讯”在我走了一年多后，无中生有地宣称我在满地可（Montreal）的麦吉尔大学做博士后。后来我在上网时偶然读到，不禁哑然失笑。笑过之余，有隔世之感。

为澄清视听，先简单提一下我近年来的行迹：九七年初答辩完博士论文（硅锗半导体单晶膜固态外延再生），干了四个月风马牛不相及的电子线路板封装（Electronic Packaging）研究。之后便落脚于多伦多一带，开始新的职业追求。从最初级的网络服务做起，经过几次关键性过渡（网络骨干 UUNet/WorldCom、电信 AT&T、谘询 Deloitte & Touche），现在成了人民的公务员。总梦想着今后能在电子政务中扮演什么角色。前前后后从事的工作包括技术服务支持、因特网操作、企业网管理、网络安全评估、攻击渗透试验、信息安全审计、电脑犯罪网络侦查取证、安全基本架构制作等工作。

这六年来，算是对得起自己从读博甚至更早就开始的因特网之兴趣爱好。可以说是彻底实践了一回少时便崇拜的但丁那句名言“走你的路让人们说去吧”。其中的快乐和艰辛，可谓一言难尽！

尽管我现在彻底南辕北辙，学非所用，然而当年在沈阳金属所同弟兄们一起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六年的经验积累，不断影响我后来的道路，构成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回忆。

记得我从家门口的大学快毕业时，第一次出门去北方，到金属所二室实习作毕业论文，先与张泽大师兄同住一室。张泽洗漱完上床时的那句名言，琅琅上口，十分贴切，让我记忆犹新：“East, West, Bed is the Best!”

后来我搬到八一级陈幸福（庄先生弟子）等人的寝室，住他上铺。陈乃福建人，郭先生的老乡，每晚睡觉前总是一杯茶端在手里。他对我鼓吹云南普洱茶的提神功效不屑一顾，号称喝完什么茶都照睡不误。于是我把外婆送我的普洱茶让给他品尝，他一边喝，还一边掖揄我对普洱茶的一番绘声绘色描述……

结果那一夜下来，我自己反倒没睡好！为啥呢？因为下铺的陈幸福整个一晚上都在不停地翻来复去变换睡姿！

从我们那一届开始，先生招了不少弟子。所内共招了七个师兄弟：有平时真人不露相的小关、脚下带球总过不了人的张庆愉、聚餐做出的鸡腿总是带血的小冯、食堂快关门了还在细嚼慢咽的吕军、一天到晚喜欢欺负阿贵（现金属所副所长）的阿龙、一出商店便分不清东南西北的阿奇，还有每喝必醉每醉必歌的我自己。

那时几个大学刚毕业的傻小子，第一次看到脚踏棕色皮鞋、挺着啤酒肚、扛着硕大脑门的导师郭先生，心中自然敬畏无比，同时也深感幸运。毕竟从来没见过派头这么足的学术大老板！

有一度我们在一起开玩笑说，郭先生一进西大楼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可以利用零点几秒的时间差，在不被他察觉的情况下迅速奋力躲蔽起来（当没什么“好照片”时很有必要这么做）。因为墙角拐弯处每次先冒出来的是先生的肚皮，然后才是他的头和眼睛。

我当时长得极其玉树临风（178公分108斤），但却因为骨架较大，常常被人看好（或曰看错）当壮丁使，包括郭先生在内。记得刚入学不久，大伙在室里刚政治学习完毕，正好进来一台新设备。小冯手脚麻利，袖子一挽准备上前帮忙，哪知郭先生背后一声大喝：“小冯你骨瘦如柴！还是让小彪来！”

这句话把几位在场的师兄弟给乐的，晚饭后大顺在宿舍里就学开了，一连来了好几遍。当然心里最乐的还是我自己，尽管我当时差点露了“滥竽充数”之马脚。

而小冯自此开始卧薪尝胆，发奋图强。有年春节家也不回，泡在电镜室里，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准晶衍射照片。并独出心裁地做成贺卡，寄给同学朋友，扬眉吐气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我的小导王元明老师，开的计算机课，难度很大，却深受大伙欢迎。我至今仍受益匪浅，其实别看我现在搞网络，那也是至今唯一修过的电脑课程呢！出身南开、喜开玩笑的王老师，因为带了陈江华、我和胡天宝，所以动不动就要以充满调侃的尖嗓门揶揄两句：“我现在是中南矿冶学院派！”

硕士快毕业时我同第一个女朋友分手，心情极差。后来决定不直读博士而留所工作，郭先生尽管不快，但最后还是大度应允了。

我留所工作后，多次厚着脸皮求“金大侠”帮我剃头。因为他的手艺太好，能巧妙改变头发的厚薄来遮掩头形的短处，达到最佳视觉效果。那时我正跟老婆谈，所以形象极要紧。想想我能有今天的小家，大侠当年实在是“头”功哇！

二室那时为加强图象处理技术，购买了美国数据设备公司的 PDP-11 小型机，那给了我第一次接触“分时多任务”操作系统的机会。我到美国念书不久，很快就对当时仅在学校流行、以 UNIX 为主的早期因特网上了手，并逐渐沉迷进去。到了最后，在半导体薄膜实验室里我百分之二百的时间便是花在鼓捣网络上（我的老板汤普生本人就是个电脑高手，看“星球大战”电视广告休息时业余写出的软件，如 GENPLOT 和 RUMP，在工程界很受欢迎）。多年后，我才意识到 PDP 和早期 UNIX 有那么层血缘关系，还有伯克利版 UNIX(BSD)上首创的 TCP/IP 协议对因特网的深远影响。所以说，我对目前职业的兴趣起源，完全可以追溯到金属所的年代。

曾经好几次，我回国时想回沈阳和金属所看看，结果都因行程太满而未实现。北京也只在九九年探亲时回过一次，而且只呆了一天。

借此动笔之际，我意识到自己这几年的不足：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，需要从理论上总结提高。上个月我去渥太华面试一个国防部的职位，最后应试不中的一个原因，可能就是研究性文章发表的欠缺。说起发表专业文章，我已经有十年以上没动静了！在这方面，我还得向当年的师兄弟们重新取经哪。

二零零三年六月末

bgk@hotmail.com